名家特稿

三叔的感恩之旅

叶 辉
（高级记者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）

11月27日，我回临海老家探望居住在江南街道义城港村的三叔。

半年不见，三叔竟显得如此苍老，原本挺拔的身材已变得佝偻，步履蹒跚。90岁了，三叔确实老了，一股伤感在我心头弥漫。

三叔前不久生病住院，刚出院不久，虽已康复，仍很虚弱。

“病成这样，刚出院，路都走不稳，一定要去山头探望别人，劝都劝不住，摔倒了怎么办?”婶婶抱怨。

三叔要去探望何人?

“找了几十年，终于找到了，我能不去看她?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再不去，没机会了!”三叔有些激动。

三叔找到何人?我好奇。

于是，泡上一杯茶，三叔向我讲述了一个绵延了一个甲子的故事。

乡村理发师

三叔叶光斌，1934年生，1953年毕业于台州师范学校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，遭开除公职，发配回原籍尤溪温家岙接受劳动改造。

三叔身高一米八，体重才百十来斤，瘦骨伶仃，不擅长体力劳动。回家乡后即遇大饥荒，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几乎饿死，总算活过来了。

三叔体弱，在生产队劳动只有5分工分，谋生困难。他发现，温家岙没有理发师，村民理发要到镇里，他决定填补这一空白，无师自通学会了理发。村民不但可以就近理发，而且价格特别优惠，因此都乐意请三叔理发。

温家岙人少，一天难得能有一两个人来理发，三叔开始到外村理发，他将目标锁定“山头”。三叔因右派身份外出常受到非难，而“山头人”非常淳朴，不计较他的成分。于是他开始在邻近的古竹堂、仰天坪、桃树坑慢慢向更远的双坑、连坑拓展。

就是在梓树坑村，他认识了郭素青一家。

一碗面

那是1963年的一个冬日，三叔翻山越岭来到梓树坑。那时还吃不饱，几个小时的跋涉，三叔早已腹饥体乏，浑身冒虚汗。

他走进一个院子，见到一对老年夫妇，便上前搭讪:“伯爷，姆娘……”

“你哪里来的?干什么的?”老人问。

“我是温家岙人，剃头的。”

“哦?你就是那个教书先生吧?”

三叔一愣，原来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们会否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有所忌惮?

“造孽啊，教书先生落难成剃头匠，可怜!”一旁的老太太语带同情。

三叔心中一热，有些感动，看来，遇到好人了!

“我知道，你娘是溪晏人，你应该叫我娘姨，我也是溪晏人!”老太太说。

“娘姨……”三叔一阵感动。

老人姓赖，有5个子女，一个儿子后来还是村支书，儿媳妇郭素青后来是村妇女主任。赖家在村里有地位，受尊重。

“中午了，在这里吃饭吧!”娘姨说。

三叔求之不得，说真的，他已经饿得走不动了。

“我来烧!”老人的儿媳妇说。

她就是郭素青。

一会儿，一大碗热腾腾的面端上了桌。

“快来吃吧，不够锅里还有。”郭素青热情地招呼。

三叔有些拘谨，但还是马上吃起来，他实在太饿了。

这碗面，上面是冬笋丝，黄花菜，三叔用筷子翻了一下，下面竟卧着好几块腊肉，三叔很吃惊。此时大饥荒虽已结束，但食物仍高度匮乏，农村仍食物短缺。即使比较殷实的农家，猪肉也是最珍贵的食物，一般也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。用珍贵的猪肉来招待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，实在是太隆重了。三叔已多年不知肉味，咀嚼着这肥厚的腊肉，他非常感动，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。

此时的三叔还在为“活着，还是死去?”的哈姆雷特之问煎熬。世情薄，人情恶，划右后，他备受歧视，大饥荒期间，他已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，吃老鼠肉，吃蛇肉，因此被人讥讽为野蛮人。一个有志青年沦落到野人的地步，活着还有何意义?

而此时，这个山村农民的这碗面，却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，因为，他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!

从此，这碗面，刀刻斧凿般镌刻进他的记忆，使他终生难忘。

吃完面，三叔为姨父理发。自进山理发开始，凡村民招待他吃饭，他的回报是免费为村民理发，这本来天经地义，但他为姨父理好发，姨父却坚持要付钱。三叔自然不收，姨父却说:“招待你吃顿饭，人之常情，来家都是客。何况你是落难之人，剃头是你的营生，不收钱如何活命?钱你必须收!”

感动中三叔收下了这一毛钱。

此后16年，三叔只要到梓树坑，肯定会去赖家。

赖家媳妇郭素青是仙居人，初中毕业，喜欢读书，在农村已算是文化人了，她继承了父辈懂中药的特长，掌有中医秘方，常为村民治病，在村里口碑甚好。而三叔也略懂医道，因爷爷是乡村医生，三叔耳濡目染，会针灸，懂草药，他的工具箱里备有常用药，有时也会与郭素青交流治病的体会。郭素青对教书出身的三叔深表同情，每次三叔来这个家，她都会热情款待。

几十年间，三叔辗转在梓树坑、官坑、梨树坑、灰坑、平坑、双坑等山村之间，山村的郭素青们都热情招待这位落魄者，三叔在这些底层农民身上感受到人间的温暖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也感受到生活的乐趣。而三叔也成为受山村欢迎的人。

迟来的见面

1979年，三叔右派改正，落实政策后重归教师队伍。48岁时才结婚成家。

工作忙，又有了家，生活变得充实而忙碌，去梓树坑的机会少了，渐渐地，他与赖家失去联系。

此后，赖家两位老人相继去世，2007年，郭素青的丈夫也因病魂归道山。

三叔记挂赖家，事后才获悉两位老人和郭素青丈夫都已离世，他很伤感，也曾去梓树坑寻访，却屡次碰壁。此时三叔熟悉的赖家人中只有郭素青了，而她儿女都已成人，便离家进城，开始涉足一些慈善事业。三叔曾找过郭素青，却一直没有确切消息。后来三叔退休了，与社会的交往更少了。不觉间几十年过去，后来他得知，郭素青的儿子赖环溪师范毕业，曾任尤溪中心校校长；她的一个在部队的儿子因公牺牲，小儿子在尤溪镇林特站工作。

今年10月下旬的一天，三叔见到一个学生家长，无意中聊到郭素青，这位学生家长说:“她回梓树坑家里了。”

三叔闻讯又惊又喜。算起来，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自己落实政策的1979年，距今已44年了。而距离第一次见面的1963年，已整整一个甲子!

人到老年易怀旧。三叔记忆中的那碗面，使他寝食难安。那碗面，历经岁月的沉淀发酵，已氤氲成一缕记忆的芬芳，沁入他的灵魂，常扰他清梦。当他得知郭素青的确切消息，便问来了手机号码，急不可耐地拨通了电话。

“啊?是表伯啊?”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，是郭素青。

“我找你多年，一直没找到!”三叔感慨万千。

他决定立即去梓树坑探望。

可就在此时，他却突然病倒，高烧不退，到医院检查是带状疱疹，于是只得去住院，10多天后才出院。

这次住院更使他意识到，年纪大了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来日无多，必须抓紧时间去见见赖家的这位恩人了。这份牵挂不了，他将抱憾终身!

因此，出院后，尽管身体还很虚弱，他坚持要去见她。

11月10日，他请一位亲戚帮忙，开车送他去梓树坑。

车子经尤溪镇向江南大峡谷方向驶去，公路两侧青山夹持，峡谷幽深，三叔无意观赏如画风景，内心竟有些激动。

终于，车子开进了梓树坑，朝赖家院子开去。

远远地，一男一女伫立院子门口，三叔知道，郭素青现在与儿子一起住，那应该是他儿子赖环溪了，而那个银发满头的老太太便是郭素青了，44年岁月催白了她的青丝，但样貌仍清晰可辨。

韩信千金报漂母一饭之恩，三叔并无千金可报，只有一腔真情和满腹的感恩。一个甲子的情谊，此刻在他心中氤氲，他感到有许多话要说，可又感到什么也说不出来……

人间遐想

写作者的生活方式

卢江良
（国家一级作家）

最近二十年里，经常有人会好奇地问:“你们作家的生活，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?”每当那个时候，我首先会纠正:“作家就是普通人。”然后，告诉对方:“别的作家怎么样生活?我不是很清楚。至少作为一名写作者，我跟常人没有本质的区别。”

不过，在我周边的文友中，确有不少有别于常人的，他们每到一个场合，就堂而皇之地自我介绍:“我是作家!”“我是诗人!”特别是后者，每次在酒店聚餐，不管包厢还是大堂，酒过三巡，来了兴致，必定要诗朗诵，唯恐他人不知他们是诗人。

还有一些文友，经常以“采风”的名义，游荡于各地，甚至春节也不例外。有好几个正月初一，我正在老家过年，有不同的文友打来电话，说跟一帮文友在野外欢聚，让我一道过去。每到那时，我一概婉言谢绝，说自己在老家正准备招待客人呢!

更有甚者，为了文学，轻易放弃工作，以“职业作家”的身份，或闭门造车式地苦写，或在社会上到处招摇。经年之后，作品倒鲜有问世，即便有，也反响平平，导致的后果——前者入不敷出，穷困潦倒；后者则变身文坛活动家，成为圈内笑话。

我练笔迄今，已将近三十年光景。但在这漫长的时间段里，我从未将“写作”与“生活”混为一谈。我始终坚守这么一种理念:在生活中，你就是一个平常人；在写作时，你才是一名写作者。只有将两者区分开来，“写作”与“生活”才能各自安好。

由于坚守这样的理念，在生活中，我从不标榜自己是作家，有人问:“你从事什么工作的?”我回答:“搞文字的。”凡要填写跟文化领域无关的表格时，一律填写“编辑”这个职业。所以，这么多年，除了文化领域，极少有人知道我是一名写作者。

在家里，我的角色也只是儿子、丈夫、父亲，从来没以“作家”自居过。定居这座城市二十多年，换过两次住房，从未设置过独立书房；无论自己写得多么投入，只要家人吩咐，就立马起身去做事；也从不领文友到家里谈天说地，影响家人正常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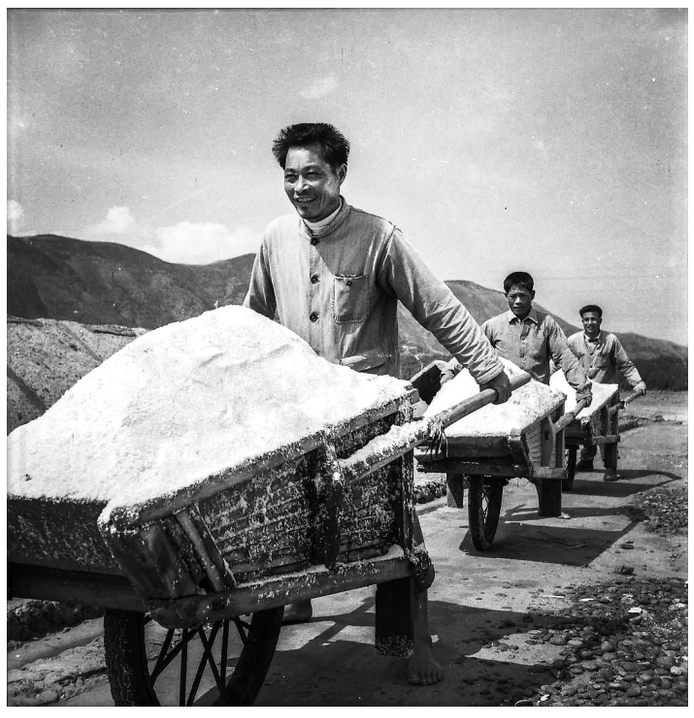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装扮，同样看不出与常人有什么差别，只是不爱着正装，习惯穿得休闲一些，夏天棉麻衬衣、冬天牛仔衣裤为主打。2020年下半年开始，我的下巴蓄起了一些短须，有些久别重逢的朋友问:“你也文艺范了?”我说，不是，我是纪念我的父亲。

记得，2022年春节后，有一家电视台采访我，让我给喜欢写作的朋友提一些建议，我提的其中一条就是:先生活，再写作。我认为，一名写作者，特别是小说作者，如果连生活都过不好，说明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，那创作的作品自然会跟时代脱节。

确实，作为一名写作者，只有以平常人的姿态，全身心地投入于现实中，跟火热的生活打成一片，才能深刻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才能切身体会尘世的悲欢离合，才能精准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，才有可能创作出“源于生活，却高于生活”的精品佳作。

当然，作为一名写作者，你写作的时候，必须与常人有所不同，你不能跟世俗苟合，你不能向现实妥协，你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、丰厚的文化积淀、敏锐的洞察力、独特的见解和视角，用心书写每部作品，让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，去烛照读者的心灵。

中国自古存在“入世”“出世”两种生活方式，前者指“投身于社会”，后者指“超脱于凡尘”。这两者看似矛盾，实则相辅相成。作为一名写作者，如果把“生活”当作“入世”，把“写作”当作“出世”，那么只有“出”“入”得宜，或许才能有所作为吧!



茶言观摄

记录玉环

傅宝灵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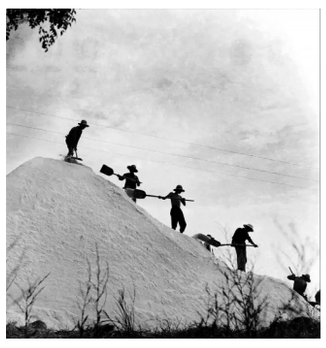
傅宝灵先生，是玉环摄影界德高望重的前辈。

1977年，他调入玉环文化馆，从事摄影、艺术创作、业余辅导工作。他没有休息天，白天背着相机到处转悠，晚上做着采访笔记，有问题时就查阅书籍。玉环的海岛、山村，到处都有他的足迹，玉环三百来个行政村，他几乎都走遍了。

从1977年至1982年间，傅宝灵在玉环县带起了一支年轻的业余摄影队伍，为当地文化馆积累了几千张底片资料，在全国、省、地各级举办的影展，报刊上入选、参展、发表、获奖作品二百多幅。

在创作中，傅宝灵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，他的作品主题明确，意境深厚，构图严谨，色调和谐。有人评论:欣赏他的作品，给人带来无限的愉悦和遐想。

——台州市摄影家协会供稿



故人故事

一个人的马路市场

陈胡南
（笑看风云）

我小区门口有一个农贸批发市场，早上生意特别旺盛，大概凌晨三四点，就有菜贩们开始往菜场里搬运东西。各大小饭店里的采购员，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前来买菜。因为人流量大，不仅菜场生意红火，还带动了菜场门前马路市场的火爆。

一

这条马路市场就像农村的集市一样热闹，只不过它有时间限制，七点半是条分水岭。七点半前，马路基本处于失管状态，中间一个道被三轮车占领，两边摊位挨着摊位。买菜的市民更加喜欢在马路上买，因为他们觉得是农家菜，图个新鲜。所以精明的菜场里的行贩们，往往也跑到马路市场来摆摊、“争地盘”，海鲜、蔬菜、凉菜、水果、日杂用品……应有尽有。现场人挤人、车挤车，道路拥挤得连自行车推出去，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。

七点半后，马路市场则是另一番风景，管菜场的保安、城管陆续上了班，路两边的摊位纷纷转移到非主干道的边角落里。这时候，他们的菜基本上也卖光了，买菜的人都到农贸批发市场里买菜去了。所以这条马路市场大约在9点会散市。却有一位老太太几乎每次都要坚守到中午，经营着她的“一个人的马路市场”。

二

记得是去年6月底的一个中午，我户外骑行回家，下楼准备去买点水果，看到整条马路上，就一个阿婆借着树荫在摆摊卖菜。她的东西不多，却摆了一小长溜，有不知名的干草、南瓜藤，还有少量没有完全成熟的杨梅。她看上去有70岁上下，脖子略向下缩，头发蓬乱，虽然有几缕白头发，但总体上却很茂密、乌黑，以至于让我很惊讶，她是如何保养的，是染过了吗?她大约一米五出头，穿着一件紫色的短袖上衣和棕褐色的裤子，手上戴着一个银手镯。

“阿婆 ，杨梅多少一斤?”我学着台州本地话向她询价。“七块钱!”看着还很红嫩的杨梅，我有点犹豫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因为赶着去旁边的水果店，就说等下回来买。看我急着走的样子，她说:“给你少一点，6块钱，卖完算数!”等我买完水果回来，把她剩下的杨梅都称完了。她说:“2.2斤”。我说:“就算2.5斤，15块钱。”她笑了。我问:“有微信没有?”她说:“没有，到斜对面馒头店，你扫她，她给我钱。”

我跑到馒头店，对老板说:“那个阿婆没微信，要不我扫给你，你把钱给她。”馒头店老板用一副极不情愿的表情望着她，有些犹豫。我说:“我平时早上都在你店里买馒头，你就通融一下吧!”老板最后还是答应了。如果她不给，我还真没现金，也可能不会去扫第二家。

我跟她闲聊，问她:“你多大了?”她笑着说:“65岁，别人都说我75岁。”我再端详着她，确实比实际老很多。我想:“家庭负担重、心理压力大的人，可能就是如此”。她还告诉我，自己有三个孩子，都在外面打工，家里是小芝的。早上很早，她从家里坐车到杜下桥，然后，杜下桥坐车到椒江七号码头，再走到这里来摆摊，中间倒两趟车。她又问我:“别的还需不需要?”我看了下她卖的其他东西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我说:“天气太热了，早点回家吧!”

后来，每到周末的中午，我都还经常看到她一个人蹲在树荫下，有时候吃着自己带来的盒饭，有时候吃着别人送给她的快要坏了的水果。

三

平心而论，她卖给我的杨梅并不适合吃，只适合用来泡酒，我可买可不买，反正15块钱和吃一顿快餐的钱差不多。只是看到她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。在我上小学、初、高中时，他们很早就肩挑手提，走七八公里去赶集。早饭都顾不上吃，要卖到十一点左右才回家吃中饭，中途即使很饿，就连一个馒头、包子都舍不得买。因为菜价太低了，而那时候家里又很困难，读书、造房子、父亲治病都要用到钱。一天一次只能卖个十几块钱。

看到她，也使我想起了我同宗室的一位老奶奶，今年毛岁九十岁，儿子四个、女儿三个，老伴去世大约三四十年了。多年来，她因为自己手脚麻利，头脑清晰，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劳动、一个人生活，常常挑着自种的菜去集市上卖。我母亲十分佩服她的勤奋。在今年正月里，她的儿女们尽孝，为她做了九十大寿，子孙满堂向她拜寿，老人家高兴得红光满面。

而就在今年8月底时，我回老家，母亲告诉我，她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，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。离家的前一天，我有幸再见到她，看到她正在村民门前屋后认真地拔马齿苋菜。她儿子让她不要拔了，快回家去，像什么样子，语气中带点小呵斥，更多的是无奈。而她仿佛什么也没听见，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拔。母亲说，村里门前屋后的马齿苋菜几乎都被她拔光了。我说，她可能把马齿苋菜当成自家园里的蔬菜了，拔掉了好拿去街上卖，换点零花钱。

我无权去揣测这位坚守马路市场的阿婆的儿女们孝或不孝。或许儿女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或许大部分农村里的老人都跟她一样，本身就很勤快，闲不下来，又找不到别的更能赚钱的路子。即使有路子，他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通过销售自己的劳动果实，能够赚一分钱是一分钱，哪怕连人工成本都赚不回，但在他们心里也是一种满足和踏实。

你若问:人生何处是归途?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归途吗?

本报地址: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:318000 电话: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:88516011 订户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:每份1.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: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: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、李钟年、蔡辉强